

风物咏

我站在塔山之巔

张凤英

我站在塔山之巔，俯瞰这片山海相拥的壮阔景象。四十年前，我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踏入了这座滨海小城烟台。从此，我的生命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未曾离开。塔山成了我的知己，三和塔是我的老友，芝罘岛是永远看不厌的风景。而山脚下的学校，则是我青春岁月中最温暖的记忆。

四十年的光阴，让我与塔山结下了不解之缘。它不仅是我的观景台，更是我的精神家园。在这里，我找到了内心的平静，也找到了生活的意义。每当站在塔顶，我就感到无比充实。这座山、这座塔、这片海，已经深深融入了我的生命。山脚下的“二轻学校”，则是我在这片土地上播下的希望。我曾是一所学校的一名老师，每当看到学生们在校园里奔跑，我总会感到浑身充满活力。

那是我初到烟台的日子，怀揣着对教育的热情，我走进了“二轻学校”的校园。学校不大，却充满了生机。教室的窗外就是塔山，清晨的阳光洒在山坡上，学生们琅琅的读书声与山间的鸟鸣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动人的乐曲。那时，我常常在课间站在教室门口，望着塔山的方向，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

清晨的塔山笼罩在薄雾中，石阶上沾着露水，我一步一步向上攀登。这座海拔不过百米的小山，蕴藏着无限风光。根据塔顶的刻石记载，这座宝塔在大元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曾经重修。新建的三和塔高耸入云，拥有七层八面，展现了仿宋建筑的精致之美。由于其与周边太平庵的儒、释、道三教的教义相吻合，因此得名“三

和”。三和塔飞檐翘角，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默默注视着烟台的变迁。

我常常在塔下驻足，仰头数着层层飞檐。塔铃在风中叮当作响，那声音清脆悦耳，像是从遥远的海上传来。记得刚来烟台时，我总爱在傍晚时分登上塔山，看夕阳将三和塔的影子拉得老长，一直延伸到山下的村落。那时的烟台还没有这么多高楼，站在塔顶就能望见整片大海。

塔山不高，却因三和塔而有了灵魂，这座古塔见证了烟台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现代化港口城市的全过程。我常常想，当年建塔的先人们是否也像我一样，站在这里鸟瞰山海？他们可曾想到，依然有人像我一样，在塔下闲游，在塔顶眺望？

春天，塔山上的槐树开花了，香气弥漫整个山坡。我沿着石阶慢慢向上，不时停下来看看路边的野花。山腰处有一片杏树林，花开时节，粉白的花瓣随风飘落，像是下了一场温柔的雪。

夏天，塔山成了避暑的好去处。树荫浓密，凉风习习，站在塔顶，海风扑面而来，带着咸腥的气息。远处的芝罘岛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像一颗翡翠镶嵌在碧蓝的海面上。我常常带着望远镜，仔细欣赏着岛上的每一处细节。岛上的灯塔、渔村、码头，都清晰可见。有时还能看见渔船出海，白色的帆影渐渐消失在海天相接处。

秋天的塔山最美。枫叶红了，银杏黄了，整座山仿佛披上了五彩的锦缎。我常常坐在三和塔下的石凳上，看落叶纷飞。塔铃在秋风中叮咚作响，像是在演奏一曲古老的乐章。远处的海面上，渔船满载而

归，汽笛声悠长，与塔铃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动人的画面。

冬天的塔山略显萧瑟，却别有一番韵味。海风凛冽，吹得塔铃叮当乱响。我裹紧大衣，一步步向上攀登。山顶的视野格外开阔，远处的芝罘岛笼罩在薄雾中，若隐若现。海面上波涛汹涌，白色的浪花拍打着礁石，发出轰鸣的声响。我站在塔顶，任凭寒风吹拂，心中却涌起一股豪情。

四十年来，我见证了塔山的变迁。山下的村落变成了繁华的街区，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但塔山依然保持着它的宁静。三和塔依然矗立，像一位沉默的守护者，见证着这座城市

的成长。我常常想，为什么我对塔山如此眷恋？也许是因为它承载了我太多的记忆。在这里，我度过了无数个清晨和黄昏，看遍了四季的风景。塔山的一草一木，一石一阶，都深深印在我的心里。三和塔的每一层飞檐，每一块砖石，都仿佛在诉说着这座城市的故事。

站在塔顶，我常常想起我的故乡太行山。那里的山更高，更险峻，却没有海。而在这里，山与海相拥，塔与岛相望，构成了一幅独特的画卷。我常常觉得，自己就像这座三和塔，扎根在这片土地上，既眷恋着山的厚重，又向往着海的辽阔。而山脚下的学校，则是我在这片土地上播下的种子，它们在这片山海之间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塔山不高，却让我看到了整个世界。我为烟台的今天和明天感到骄傲和自豪。塔山一定会见证更多烟台发展的光辉奇迹。

老屋书简

筱筱紫苏

每一次推开老屋斑驳的木门，总疑心是不是撞碎了时光的琉璃盏。

石阶的包浆里，藏着几代人的足印。那一年，我揣着高校录取通知书离家，青石板上的露水润湿了裤脚。最后一瞥，屋檐下垂着的苦瓜，在风里不动声色地轻轻摇晃，像极了母亲含泪的眼眸。而后每次归来，总要在门槛前驻足，让磨损的石面先硌平心底的浮躁。是的，那个离乡的小孩，永远走不脱故乡砚台边的墨线。

西窗的竖纹格子木棂，将流云裁成宋词的模样。春燕掠过时，总让我想起祖父教我临摹《兰亭序》的那个午后。松烟墨在端面上晕开的墨色痕迹，和燕子翅膀划过的弧线惊人地相似。

去年深秋收拾老宅，我在窗棂的夹层里，发现半卷泛黄的《乐府诗集》，蠹虫蛀蚀的页码间，依稀可辨“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帟”的墨迹。我瞬间泪目了，这哪里是父亲为我誊抄的小楷启蒙诗？分明是我那墨香淡淡的童年时光啊！

灶膛里的余温，似乎从未真正消散过。去年冬暮回乡，看见邻家孩童在废墟前捡拾瓦当，忽然听见熟悉的“噼啪”声——原来是火星溅在残存的青砖上，恍惚间化作爷爷用火钳在灰烬

里默写《赤壁赋》的情景。老屋，像一册翻不完的书简，每一页都赫然印着我儿时的斑斑点点。

院角的老桂树记得我所有的秘密。十五岁那年的中秋月，我曾将暗恋的诗稿埋在树下，金粟般的花瓣覆在泛黄的信笺上，像是天神撒下的碎星。而今，树干虬曲如夸父的手杖，枝丫间仍飘着那年月光下和母亲酿的桂花酒的醇香。石榴树的酡红里，依稀想起祖父深沉的话语：“这抹红，让我想起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淋漓尽致地描写了满门忠烈，一腔家国情……”那是爷爷深深的感佩、缅怀和共情，带着一份沉重，如今，虬根处肆意萌发的新芽，好似在续写未完的狂草和激情。

雨夜的老屋，是流动的《清明上河图》，瓦当垂落的不是雨帘，是杜工部笔端的忧思；滴答的檐声不是水珠，是苏子瞻在砚池边搁笔的叹息。某次整理旧物，翻出母亲结婚时的绣绷，绷架上残存的缠枝莲纹，在橘色的夜灯下泛着温润的光——那正是老屋梁柱上雕刻的纹样，八十年光阴在深色木纹里沉淀成斑驳的琥珀。

当晨曦的阳光透过西厢房的小窗，我常想起祖父的背影在廊下背着手徘徊。他佝偻的脊背压弯了屋檐，却撑起了整片

辽阔的天空。那些晨雾里虚无的轮廓，渐渐与老屋融为一体，变成青砖缝里生长的蕨类，瓦当上凝结的晨露，或是梁间燕子掠过的剪影。

我在清晨的废墟里捡到半块黛青色的瓦当，断口处的纹路依然清晰，像某个未完的句点。朝阳将瓦片染成暖金色时，我知道老屋从未远离——它化作了母亲熬粥的烟火气，父亲藏书的樟木箱，祖父烟斗明灭的星火，以及我血脉里永不褪色的淡淡墨香。

是的，那些在石榴树下读过的诗，终将随着春风的笔触，写进我们血脉里的山河旷野。

昨夜，又一次回到老屋，月光如水一般滑过老屋的飞檐。斑驳的墙皮下，我感受到了祖父掌心的温度。那些裂纹，不是岁月的伤痕，是大地生长出来的心纹，轻轻托起我梦中的瀚宇星辰。

心中的老屋，缱绻在时光的臂弯里，像一册摊开的泛黄的书简，以青砖为封，以黛瓦为页，记录着光阴的故事。檐角悬着的那弯新月，恰似一枚闲章，钤印在时光的留白处。

老屋书简，是我心中最温婉的曲水流觞，是我才思竭尽也摹不出来的兰亭序章。

诗歌港

梅花日记(组诗)

林绍海

—

春耕的农活繁重
播种的劳作困乏
那就寻个理由放个假

我伴着清风骑行
前往那有名的梅花谷
赴一场花之盛会

万株惊艳的梅花哟
你如烈焰红唇
娇柔妩媚
芳香馥郁

你是富有灵气的花妖
俘虏了我的心
勾走了我的魂

二

春风有信
花开有期
你轻轻地绽放
你别具风韵
你美颜无双

彩蝶为你起舞
蜜蜂为你歌唱
小鸟为你鸣叫
天地是你的画廊

我的心情
沾染了你的花香
日子有了盼头
生活有了诗意和阳光

三

因为思念
千亩梅花盛装绽放
用妩媚的姿态
展示迷人的容颜

一片片花海分外耀眼
拉近距离
靠前再靠前
按下相机快门
把幸福浓缩成珍贵的画卷

我似醉非醉
红光满面
梦里梦外都是你的影子

四

梅花看我
我看梅花
别样的美
占据了 my 视线

你是我的红颜知己
我怕揉揉眼睛
就没了你的踪迹
你走进我的心里
爱已沦陷，无法控制

冲你一个吻
你报以微笑
浪漫时光酿制蜜语
温柔微风诵读
我多情的日记